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九

宋　趙汝愚　編

財賦門

新法一

上神宗論本朝百年無事　王安石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蒙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

辭而退竊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折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强横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

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為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為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寛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

盖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邉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甞妄興一役未甞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巳弃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謹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横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

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竊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横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

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寛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親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知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

成之說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擇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

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合先王親踈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葢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寛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忌諱之誅伏惟陛下幸赦

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熙寧元年四月上時新除翰林學士先是詔安石越次入對上謂安石曰朕久聞卿道術德義有忠言嘉謀當不惜告朕方今治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為始上又問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上此奏明日上謂安石曰昨看卿所奏書至數遍言本朝事可謂粗盡計治道無以出此所條衆失卿必已一一經畫試為朕詳言施設之方對曰數之不可盡願陛下以講學為事講學既明則施設之方不言而自喻上曰雖然試為朕言之於是為上畧陳施設之方上大喜曰此皆朕所未嘗聞他人所學固不及此可與朕一一為書條奏否對曰臣已嘗論奏陛下以講學為事則諸如此類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擇術未明實未敢條奏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遺忘試錄今日所對以進安石唯而退訖不復奏後紛爭政事皆本此書故具錄焉

上神宗乞戒耳目之欲而自强以赴功

王安石

臣切以為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切聞孔子論為邦先曰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已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

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才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閒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為七十而後敢從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感移耳目

者不為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强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惟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熙寧二年五月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欲行新法故為此奏以堅上意

上神宗論王安石姦詐十事　呂誨

臣切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捨繫時之休否也

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偽而辯行僻而堅順非而澤彊記

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

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

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就除知江寧府未幾召為學

士搢紳皆慶陛下之明擢有文之人得以適其用也及

進貳台席僉論未允銜石之下果不能欺其輕重也臣

伏覩參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

陰賊害物斯衆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目覩之實迹
蘋上寤於宸鑒一言近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
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鵪鶉公事舉駮不當御史
臺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僊未
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卧累詔不起
終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即位亦合赴闕一見稍
存人臣之禮及就除知江寧府於私計安便然後從命
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

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一員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況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

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阻公論是則掠美於已非則斂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為主張妻謀殺夫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外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狥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

惠必報纎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門下惟恐其後背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遂近臣補外皆不附已者妄言晝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敕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相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黼座之前惟肆强辯向與唐介爭論謀

殺刑名遂致喧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
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
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陵轢同列
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
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于外離間之罪
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
仍進危言以惑聖聰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姦之迹甚
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

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管當八人者廵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榷重利其實動揺於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姦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繇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之宜當稽于衆方

天災屢見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横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别於真偽况陛下志在剛决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

熙寧二年六月上時為右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先是安石見上論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為朕推行須至以政事煩卿料卿學問如此亦欲施設必不固辭也安石對曰臣所以來事陛下固願助陛下有所為然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頹壞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則安常習故而無所知姦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於前無

所知者和之於後雖有昭然獨見恐未及成功而為異論所勝陛下誠欲用臣宜先講學使於臣所學本末不疑然後用之庶幾能粗有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適今日也然須勿為嫌專督責朕使大有為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一日上欲用安石秉政曾公亮因薦之唐介曰安石恐難大任上曰卿謂文學不可任耶經術吏事不可任耶介曰非謂此也安石好學而泥古論議迂闊若使為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至中書謂公亮等曰異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擾諸公當自知之耳安石既秉政上問安石何以得陝西錢重可積邊穀安石對欲錢重當修天下開闔斂散之法因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推制兼并均濟貧弱變通天下之財而使利出於一孔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國事於財用取具焉蓋經費則有常賦以待之至國有事則財用取具於泉府後世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然自秦漢以來學者不能推明先王之法更以

為人主不當與百姓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既修法則必與流俗所見不同而異論紛紜則陛下先有以斷之然後可為此須擇人才然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能者理財則十人之中各有一二人敗事從來但以有敗事者則異論乘之以紛擾臣以謂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者非一人豈能無此失要當計利害多少於前日而不為異論所惑其有敗事之人即從而行法仍更講求所以敗事之由以增修法制則事無不成上曰自來有一人敗事則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遂命知樞密院陳升之與安石取索三司應干條例文字看詳其合行事件開奏列為一司名曰同制置三司條例升之安石因請以著作佐郎編校集賢書籍呂惠卿為制置司檢詳文字前權大名府留守推官蘇轍同檢詳文字權荆湖北路轉運判官都官員外郎劉彝比部員外郎通判廣州謝材卿太常博士河北轉運司管當公事王廣廉被

書丞知安遠縣侯叔獻著作佐郎陳顗大理寺丞知開封府倉曹參軍盧秉許州司理參軍國子監直講王汝翼權興化軍判官監建州買納茶場曾伉凡八人分往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於天下紛擾

誨上此奏上得誨疏即批送

誨仍遣内侍李舜舉諭意

上神宗論王安石姦詐十事 係第二狀

呂誨

臣伏蒙宸慈差内臣李舜舉宣諭為言王安石事敢不上體聖意寖恐無地況臣世受國恩家有忠範惟知死節以圖報効竊以我朝開基一百餘年四方無事前古

未聞然太平之久事固有繫于聖慮者以是思之尤當
謹於措置謀謨在於得人安危在所倚任圖任舊德推
廣忠信以至萬務講求利病在乎沈機默運不當形迹
因事制宜修敝補廢上應天災務以安靜乃今日之事
也王安石者本以文章進豈意遽為輔弼惟逢迎陛下
之意張皇一時之事祖宗法度首議變更天下利源皆
欲搖動斥逐近侍盜弄威權傾危老臣欲速相位人情
甚鬱公議不容獨陛下未悟信任安石與之講求治道

之要進退天下之士臣恐無益於盛時徒有累於知人

陸象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賈誼曰天下大器

也置之安處即安置之危處即危斯眞廟堂之論可為

保邦之術也臣伏望陛下深思社稷之重判別忠邪之

人應天以篤實之誠置器審安危之地垂拱泰寧天下

之福也安石進說少加澄省如臣者久居要職實無補

報陛下不當奪生靈之資而益無用之臣雖聖度并容

而公議不與敢偷安處以累公朝瀝懇而言惟祈鑒照

熙寧二年六月上

上神宗乞罷均輸　陳襄

臣伏覩中書劄子制置三司條例司狀奏乞行均輸之法朝廷遂除司勲郎中薛向充江淮制置發運使以領其事又出内帑之錢數百萬貫使之籠貨取息以助縣官之經費臣竊以為興利之道非當今之所宜行陛下聖德文明超越前古其即位之初天下皆謂二帝三王之政必行於今日豈宜先利以示四方臣為諫官姑息

而不言致陛下於有過之地是不以堯舜之道期於陛
下臣實恥之自先帝顧命以來當國家多難之際天文
謫見于上地道震動于下水潦民饑之災徧于中國此
天意有以動陛下欲其恐懼修德而保其全安也陛下
首當修飭五事欽謹萬幾務一德以享天心思一言以
利天下曾未及此乃欲徇有司之議行桑弘羊榷利之
術臣不知其可也昔漢武帝承文景恭儉之後國用富
饒侈心一生遂有輕事四夷之志中道勞費帑庾空竭

乃以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置均輸平準之法籠天下之貨物買賤賣貴以資一時之急卒斂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是豈仁術哉陛下若以國用空虛調度滋廣不榷利無以繼公上之給臣切以為不然陛下尊為天子富有方夏四海九州之賦入不為不多第以承平百年因循奢靡而制用無節此今日不足之患也近者朝廷深鑒其失親命近臣辟選官屬制置三司條例固已救其深弊矣但令所司取天下會計之籍度縣官供給之

數百度為之均節而歸之儉約至於無名之費不急之務一切禁之而不得行諸路財賦之有無令有司得以便宜移用與凡糴買上供之物皆得以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使無害於公私而止於備用可也而後陛下身先恭儉節用愛人而率之於上小大之臣畏法遵繩而守之於下如此則浮費自省而財物不可勝用矣又何必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與民爭錐刀之利而失王政之體乎孟子對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

已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道亦在擇之而已矣所有貸錢買販之事如以臣言為可采特賜寢而不行則天下幸甚熙寧二年七月上時為同修起居注

知諫院先是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切覩先王之法自王畿之內賦入精粗以百里為之差而畿內邦國各以其有為貢及為通財移用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賄則亡者使有害者使去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為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盡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而治之則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則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財之有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

斂散之不可以無術也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案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剗刷殆無留藏諸路之財平時往往巧為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為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至或倍其數而朝旨百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得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為發運使實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其假以錢貨計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令預知在京庫藏年月見在之定數所當共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亡以便轉輸

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應有合行事件令具條例以聞下制置司參詳施行從之襄疏入不報

上神宗乞罷均輸　范純仁

臣伏覩近降敕命委江淮發運司行均輸之法此蓋制置條例之臣不務遠圖欲希近效略取周禮賖斂之制理市之法而謂可以平均百物抑奪兼并以求陛下之信其實用桑弘羊商賈之術將籠諸路雜貨買賤賣貴漁奪商人毫末之利以開人主侈大之心甚非堯舜三代

務本養民之意也臣聞傳稱先王之化民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恭遜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使貪鄙之吏多引其類習商賈之態以市道誘民固異先王陳德義示好惡之意而欲民之興廉知禁不可得矣且成湯不殖貨利孔子罕言利孟軻亦曰何必曰利聖人非以財利為不可用也蓋惡其誘導民心以滋貪慾之風耳夫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苟國家得末利而

敗風俗非治世之道也王者治民惟在務農桑禁游惰開衣食之原節無用之費上率下以儉下化上以勤上下勤儉自然公私有餘矣今耕桑之人不勸衣食之原不廣朝廷不先勤儉百姓率多游惰不務生財之道乃使小人扇好利之風而欲國家財用富足是猶緣木求魚也不獨傷教無益之如此而又將有害之大者焉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教養之道不可不至撫之以仁則孝愛生導之以利則爭奪起則其所施之法所任之

人安得不謹哉今執政不明引用小人使爭利柄而其人素有貪饕之行屢為欺罔之姦必將以羨餘悅朝廷以賄賂結權倖加以人民貧弱官吏承風君門九重朝廷萬里有掊克之患而不得訴有瘡痍之苦而不得伸怨憤一興何所不至陛下雖有子惠黎元之意天下何由而信之哉伏望陛下思聖人之訓黜霸者之術而以農桑為衣食之本以貨殖為敗俗之端特降詔旨追改前敕以近者東南郡縣多被水災其均輸未得施行則

必中外生民咸仰盛德若謂已行之命不可遽止則乞先罷薛向但委逐路監司只用常平舊法凡物之賤者貴價以歛之物之貴者賤價以發之無令抑配人戶務求羡息亦足以均平物價沮抑兼幷又何必過為更張以傷大德哉臣職叨言路義切愛君知而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盡惟望聖慈留神聽納則不獨臣之幸甚實天下幸甚熙寧二年七月上時知諫院

上神宗論新法乞責降　　范純仁

臣自備位諫垣殫竭愚衷實欲少裨聖治仰答天恩但智有不逮人技有所止多言取黷一無可收加以執政之臣遂非强愎自謂人莫已若惟欲衆不我違率意而行略無顧忌至於元臣舊老皆務泯嘿雷同漸恐欲事必行嚴立法制深嫉異同之論急繩違忤之人以致忠賢日踈諛佞得志陛下無納諫之美百官懷茍且之心衆怨潛興無敢言者此事將有漸固非臣力可回則其疲懦無堪罪在難赦伏望聖慈早行黜責别擇争臣庶

幾取信朝廷可救時弊大臣有所驚懼小人不能為姦惟在睿斷行之不疑臣無任激切之至熙寧二年七月上

上神宗論新法乞早行責降係第二狀

范純仁

臣昨日上殿劄子蒙恩令送中書臣恐執政遂非不以臣言為是進呈之際不蒙施行伏緣臣自到諫垣方見陛下進用富弼王安石臣與士大夫私相慶抃以謂儒者得用必贊陛下行堯舜三代之政以修己安人為務

敦舉直錯枉之風先道德而後事為先教化而後法度變俗易於偃草施仁速於置郵是將拱手垂衣而天下晏然矣今則富弼移疾居家堅不就職安石乃以五霸富國強兵之術啓廸上心去其舊聞以希速效甚異孔子不言軍旅孟軻恥道桓文之意也又復任用小人專興財利將使上玷聖德侵刻生民臣雖屢有奏陳不蒙聽納而執政之意持之益堅故臣太息失望不能自已覩其為事倉卒知人不明必恐別生事端上負陛下注

倚此臣深憂過計愛君行已區區莫奪之志今執政之臣既謂臣言無狀而臣亦患執政不能致君若使尚處諫垣議論無由協濟豈惟職事廢闕實亦不可同寅伏望陛下察臣狂愚早行責降庶盡犬馬之力别圖報效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熙寧三年七月上

上神宗論王安石專權謀利及引薛向領均輸非便　　劉琦等

臣等歴觀自古以來為人君者未有不以偏聽失德為

人臣者未有不以專權致亂志曰聽之不聰是為不謀蓋以其不能廣覽遠聽擇所長而用之而溺於私愛甘於諛佞忘義理之是非惟辯給之嘉尚洪範曰聰作謀若其聽受之偏其能謀乎書曰臣之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易曰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蓋言臣之事君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有功而不敢尸有善則歸于上故人雖知其賢而不得見其迹苟異於是已非臣道矧威福在已乎臣等切見陛下擢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未

踰半年中外人情囂然不安盖以其專肆胷臆輕易憲度而全無忌憚之心也臣等請言其略伏自陛下即位以來精心萬幾任賢求治常若饑渴故置安石在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躋俗如成康今安石反以管商權詐之術戰國縱横之論取媚于陛下陛下遽信其言遂與陳升之同謀侵奪三司之利收為已功開局置官引三人者於本司議事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揺人心其所辟用皆門下親舊之人如吕惠卿王子韶盧

秉王汝翼之徒豈能通曉錢穀周知天下之利源乎復用薛向為發運使無領均輸之職信如詔書之言從貴就賤用近易遠固亦無害然使小人為之假以貨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則不免乎奪商賈之利商賈既不行則諸路税課自然虧失是先喪其歲時之常入則國之經費何以仰給官司販易物有難售者須至均配在民以取其直物既積壅艱於速貿則必有鬻田宅破家業以應期會者不然則淫刑濫罰從而加之矣古人有言

曰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民既怨叛則恐姦雄之人得以攘臂於其間矣不識朝廷之意果以是為便乎而況薛向之為人也所至之處多用耳目刺探州縣長短從而脅持之即以裒斂非道之事俾之承稟其贓貪畏懦之人莫不俛首曲從其公正持守之者須至違戾則必為其中傷矣朝廷方委之興事萬一有勉而聽之者則搢紳之徒離心解體將自竄於岩穴之中矣不識朝廷之意復以為便乎去年用許遵文過飾非妄議謀殺自首

按問之法朝廷遂差王安石與司馬光定奪二人者所見不同司馬光則持至公之論請依舊法不可以謀為因王安石則任一偏之見改舊法而立新議以害天下之大公臣等抗章論辯指安石之議為非復差呂公著韓維錢公輔再定而皆附從其說不思法制之難行但務人情之苟合後來言者不已又令密院同議可否文彥博等所定既協公道陛下即以衆人所議文字委富弼看詳弼在病告不俟其出朝廷又却行安石所定首

減指揮良由同列畏其强愎陛下惑其浮辯乃至此爾小人章辟光妄獻岐邸遷外之議疎間陛下友愛之德罪不容誅御史中丞吕誨及臣等連章奏乞加竄逐以絶疑萌陛下雖屢許其請獨安石百端沮格且熒惑聖聽而陛下以為愛已遂隱忍而不行是以吕誨指陳安石黨庇小人之迹而誨復降黜中外之議喧然不平及吕公著一言辟光之罪即時貶責誨與公著均中丞也何誨言之而獲戾公著言之而遽行非公著與安石生

平相知表裏相應亦恐言之未必從也豈非威福之柄不出於陛下而盡由於安石乎且如近用呂公著為御史中丞與兄公弼職任相妨臣等亦曾論列陛下不以為聽也切聞陛下始欲用司馬光為中執法安石力薦公著而欲罷公弼樞府之任公著以人言不協又於兄弟之義難安也遂亦辭免陛下乃聽安石之言遂兩用之此得為允當乎近又覩中書劄子今後御史中丞獨舉臺官不拘官職高下此亦安石之謀也不過欲引用

門下之人置在臺中為已之助耳已之有過彼則不言此得為朝廷之福乎況祖宗以來未嘗有兄在樞府而弟為中丞者亦未嘗有舉臺官不拘官職高下而知雜御史不同議也亦未嘗有不與學士院輪舉也先朝所立制度乃陛下家法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今一旦信安石之言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良可惜也如上所條之事豈非安石之專權而陛下之偏聽乎切見安石故人團練副使陸佃敘復著作郎頗喧物議緣陸佃

昨知柳州日於治平亮陰中使妓樂飲宴以至更深因虞候兵士作鬧伸遂决撻虞候至於身死情理至重朝廷明有指揮經恩未得敘用仍不與親民蓋事與福建路提刑王陶因不覺察其子販鹽一般責降團練副使比之陸伸所犯差輕尚未甄敘况陸伸身為郡守官列朝行不存臣子之禮全無忠孝之義將何面顔更求仕進若非與安石相知豈能便得復官又安石舉親情王無咎充國子監直講無咎昨自亳州衛真主簿移台州

天台縣令係次遠不赴任尋醫却於常州掌學二年後復授南康軍南康縣主簿避見遠官又乞尋醫遂來京師以聚徒教學為名出入權門營求直講御史孫昌齡迎合安石之意奏無咎不候尋醫年滿先次差充直講況流内銓尋醫人未嘗有預先舉授差遣體例無無咎尋醫後自係違礙選人即合入元初次遠路分今有此優命若非安石力加薦引曲為主張豈能冒寵僥倖異於衆人乎如此之事皆安石欺罔不公之罪也謹按安

石自應舉歷官以來凡著書立言莫不知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天下士人之心無不歸嚮謂之為賢以至陛下亦聞而愛之遂致位公府今遭時得君如此之專當以平時所學仁義之道啓沃上心以廣聖德今乃首以財利之議務為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狠自任則又甚焉不知安石之心待陛下為如何主也陛下天質頴悟不世而出堯舜至治指日可復今反以霸國諸侯之術唐室衰世之事誘惑上聽何不恭之甚也

孟子曰齊人莫如我之敬王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而安石則異於是其意無他是欲持祿保位覬覦宰相耳其姦詐之迹顧不明耶姦詐專權之人豈宜任在廟堂以亂國紀臣等伏願陛下奮乾剛之斷早罷安石重任以慰天下元元之心其曾公亮位居承弼禮遇三朝自宜悉慮竭忠奮身許國而反有畏避安石之意陰自結援更相稱譽以固寵榮致安石奏對之際惟肆强辯多生横議豈執政大臣體采祖宗以來宰相故

事若昭文在假集賢尚不敢專行聖旨豈如今日安石
作參知政事傲視同列旁若無人愛憎與奪一出於己
敗壞中書故事皆公亮之罪也況公亮久妨賢路無補
時政亦堪罷免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
固若是耶方今河北地震連年不已加之星文謫見天
下水災漂溺人民不可勝數變異之來無甚於此廟堂
視之恬不為怪臣等但恐漸更多事使陛下不得安枕
而卧皆大臣之罪也伏望陛下思宗社之長計措生靈

於久安委任老成有德之人疎遠迂闊生事之輩臣等不勝愛君憂國之至熙寧二年十月上琦時為侍御史與侍御史裏行錢顗御史知雜事劉述同疏疏入皆貶監當

上神宗論劉琦等責降　范純仁

臣今日忽聞詔令以臺官劉琦等言多失實事輒近名擅去官曹動喧朝聽等罪各落御史降充監當者聞命之際中外震驚蓋人臣以率職為忠人君以納諫為美率職之臣獲罪則忠勤不勸納諫之風或闕則君德有

虧是以仁宗皇帝開廣言路優容諍臣執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億兆歸心先皇帝容納直言未嘗變色是時呂誨等與臣為御史亦嘗擅納告身皆蒙慰諭封回自是誨等力求外補此陛下之所親見因為萬世之光陛下述事繼明思紹先烈而因二三執政不能以道事君教化或失其後先刑賞或乖於輕重中書藏其本末但致外議喧騰凡居言責之臣敢不即時論奏既許風聞言事即是過失得原而柄臣遂非

据摭其罪欲其畏避揺縮遇事不敢輒論雖於政府便
安而陛下將何所賴且執政王安石以文學自負以議
論得君專任已能不曉時事而又性頗率易輕信難回
舉意發言自謂中理近以陛下切於求治安石不度已
才欲求近功忘其舊學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霸
富國强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
老成為因循之人弃公論為流俗之語異已者指為不
肖合意者即謂賢能所以薦薛向為通才指吕誨為無

用致陛下無從諫之美使時政有揠苗之憂臣常失望痛心故已屢有陳奏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陛下有堯舜之資而安石議桒羊之術不恭甚矣四方百姓未安而安石欲使小人以擾之賊之甚矣加以曾公亮年高不退廉節已虧且欲安石見容惟務雷同苟且舊則好拘文法今則一切依隨趙抃心知其非而詞辯不及安石凡事不能力捄徒聞退有後言此皆陛下

大臣所為安得政令無失求諫尚恐不及何暇深責諍臣蓋察安石之心將欲果於興事所以深惡言者懲戒後來殊不知成湯罪已而興禹拜昌言曰聖周道既衰則有防川之蔽秦法雖暴而有敢怒之民陛下睿智聰明洞照古今豈可啟寵偏聽而失天下之心伏望陛下平氣虛懷深為國計將琦等責降告敕速賜追還安石不可久在中書必恐任性生事宜速解其機務或且置之經筵足以答中外之心弭未然之患如是則商湯改

過之美可復見於今帝堯從欲之仁不獨稱於古臣不勝大願然臣久居諫列智慮不明不能救敝未然遂致聖政有失雖陛下不憚改作而臣之職事已隳豈敢復在諫垣輒已居家待罪自今月十日更不供職伏乞重行貶竄以戒百官

貼黄今後政府臣寮每欲主張親知但只先同議論後至發敕之時别作回避則言者無由奏彈陛下豈可不察劉述方被勘劾恐執政陷以稽遲之

罪劉述既見事有未安自當不敢行下本是盡心職事却蒙執政深怒况王安石舊作中書舍人糾察在京刑獄亦曽繳納詞頭不肯入謝今日不存忠恕以至于此亦乞陛下詳察熙寧二年八月上時知諫院曽公亮

趙抃得純仁疏即上章自劾曰臣等伏念清時備位難逃尸禄之譏白首佐朝遂起蔽姦之謗如安石者學給辯勝年壯氣豪議論方鄙於古人措置肯諧於寮黨至使山林末學草澤後生放自有之良心樂奮附之異説頻頻者子嘵嘵有言以此干名足以取貴拖紳朝序者非安石之黨則指為俗吏聞冠校宇者與安石之學則笑為迂儒嗟古人之不生悵斯文之将喪臣等切觀安石平居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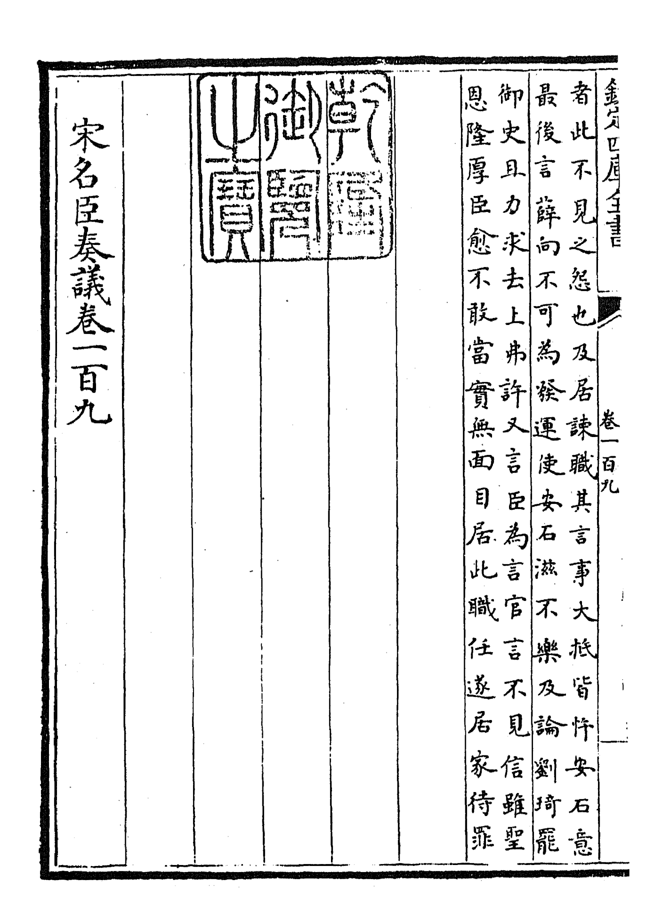
則筆舌丘旦有為之際則身心管商至於忽故事於祖宗肆巧詆於中外喜怒在我進退其人特聖主為可欺視同寮為不物臺諫官以茲切齒謂社稷付在何人士大夫罔不動心謂朝廷安用彼相為臣如此事主若何臣等非不能秉筆華袞之前以正其非覆身蒲褰之上而排其失重念陛下方當淵默堯舜中和禹湯同天德之常寛待人臣之有體徒高脣吻莫補聰明且區區晉都尚有相先之下佐况赫赫明代豈無不知之大臣恐念及茲衆言陋此伏乞陛下特申雄斷大决羣疑察安石過舉之謬以幸保邦家白臣等後言之罪而俾還田里如其尚憐微枉處以便藩不惟止遂於物情抑亦不妨於賢路如是則始終事聖史傳不附於朋姦去就為臣物議庶歸於直道

上神宗乞追還劉琦等責降　第二狀

范純仁

臣昨日上言乞追還劉琦等責降誥敕臣已居家待罪以俟竄殛然有愛君之心尚冀一伸伏縁臺官為天子耳目將使警察百辟以防權倖之非今琦等一言柄臣便蒙落職監當若指君父之過則將何法以加之況自先皇帝已來人主未嘗自有過失皆因大臣舉措不謹玷累朝廷且君父既為人所玷累則忠臣孝子寧忍不言陛下不察其心更加貶竄不惟自摧耳目廼使忠孝

莫伸方今多士盈庭大半趨附執政陛下更以法令驅之使畏大臣則其任性恣行何所不至陛下雖欲制馭必傷終始之恩所以人主雖當仰成執政而督察之任委之臺官俟有過愆則使彈擊下以使大臣知懼上以全君臣之恩此是從古以來馭臣之要道也陛下將臣此奏反覆究詳特與追還二人以正朝廷之失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熙寧二年八月上純仁素與安石善安石得政多所更張人心不寧純仁名自陝西即言於上曰書云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而止之杜牧亦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怨



者此不見之怨也及居諫職其言事大抵皆忤安石意最後言薛向不可為發運使安石滋不樂及論劉琦罷御史且力求去上弗許又言臣為言官言不見信雖聖恩隆厚臣愈不敢當實無面目居此職任遂居家待罪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十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戴祖覃

謄録監生臣戴朝琛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十

宋　趙汝愚　編

財賦門

新法二

上神宗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

呂公著

臣竊以三代聖王之政至於久則不能無弊在審所救

云爾國家享天下逾百年凡當世舉可以修舊起廢興利除害者固非一日至於近日改更宗室法度省罷銀臺奏白減外親奏薦處置疲癃官吏之類中外之論孰曰不然惟是制置三司條例一司本出權宜名分不正終不能厭塞輿論蓋以措置更張當責成於二府修舉職業宜倚辦於有司若政出多門固非國體宰相不任其責則坐觀成敗尤非制世御下之術無臣昨來已曾論列所有制置條例一司伏乞罷歸中書其間事目有

可付之有司者即付之有司

熙寧二年十月上時為御史中丞初陳升之既拜相

遂言制置三司條例司難以簽書欲令孫覺呂惠卿領局而升之與王安石提舉安石曰臣熟思此事但可如故無可改者曩時陛下使輔臣領此局升之今雖為宰相亦輔臣也則領之何為不可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今但制置三司一官條例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施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故乃以為不可上曰乃者陳升之在密院今俱在中書併歸中書如何安石曰令分為一司則事易商議早見事功若歸中書則待四人無異議然後草具文字文字成須遍歷四人看詳然後出至於白事之人亦須待四人皆許則事積而難集陛下既使升之與臣執政必不疑升之與臣專事而為姦況制置司所奏請事皆關中書審覆然後施行自不須併入乞降指揮

令取索三司條例看詳具合制置事件聞奏則制置條例乃人主職業制置條例者所謂制度也禮記曰非天子不制度臣不知制置條例使宰相領之有何不可且升之自以為宰相當稱提舉臣有何故乃隨例如此名若令臣與孫覺呂惠卿為一等又非體也升之又欲令蘇頌及孫覺呂惠卿領局改為看詳或改為詳定安石曰此皆無義理不當改爭於上前日高不決乃皆退他日又對升之固以為不可置司上曰併歸戶房何如安石曰併歸戶房固當然令中書事已猥積遲留更合制置司事即恐併制置事皆淹滯若事了卻見在差役常平水利事乃併歸戶房未晚上以為然

上神宗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

呂公著

臣近具劄子言乞罷制置條例司歸中書至今未蒙施行臣聞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來制置一司上既不關政府下又不委有司是以從初置局人心莫不疑眩及見乎行事物論日益騰沸葢朝廷大事無不出於二府惟是今來制置條例實係國家安危生民休戚而宰相不得與聞若宰相以為可自宜與之共論以為不可亦不當坐觀成敗但事書敕尾而已至於倉場庫務瑣細利害又恐不必執政大臣然後

能集臣又聞聖人之政貴乎顯仁藏用管仲霸者之佐耳及其為令猶曰法成而鄰國不知令朝廷處置實未能有利及民然而先置一司使天下疑惑愁怨至今不定恐非策之得者也乞檢會臣前奏施行熙寧二年十月上

上神宗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

陳襄

臣竊以天下之道常存乎公議公議廢斯道或幾乎熄矣夫人皆有是非可否之心蓋出於理義之性雖聖人

無以異也方其是非可否之時苟其心不至乎有所好惡則其言未始不公雖匹夫匹婦之愚猶有可取而況士君子者乎彼君民者凡施一政立一事方且自謂吾思慮之甚精議論之甚熟聞其言而莫之省也且以為流俗之論亦不思之甚矣故天下之公議常起於好惡未發之前而失於是非相勝之後君人者不可不察乎此也已以為是而天下以為非已以為非而天下以為是焉未可知也必待天下之人皆以為非然後捨焉是

衆人捨之也故其取於人也無貴賤戚疏賢愚惟恐其
諫之者不多論之者不博道之所存議之所從也古者
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
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戚親補察瞽史
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厲王
暴虐使人監謗名公用是諫之而不聽遂至流亡之患
宣王既立用方名以為輔相修文武成康之遺風而雅
道復行故其政善者詩人美之若雲漢崧高之類是也

其不善者詩人亦或箴焉庭燎是也或規焉沔水是也或誨焉鶴鳴是也或刺焉祈父白駒之類是也故天下諸侯復宗周而王室中興焉夫言之於人君其取捨興亡如此之明效也伏自陛下享國以來咨嗟求治惟恐一言之不獲一事之未聞親降詔書詢求闕政每遇便殿延訪羣臣之言至于日昃仍命百寮轉對得以封事上聞求之前王未有若陛下兼收廣聽如此之勤也然而興事改作惟聖其難王安石近置條例一司失於過

聽事不由於宰府謀不及於士民耆艾不與聞臺諫不得議所建議惟門生屬吏而已天下雖有是非之論一切不聽事行之日中外莫不悱然非之謂不可行此由責任太專而不取人言之過也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者言有事之時人君欲創制申令必先審慮於始當圖成其終猶天道之行四時以成變化奈何獨以一二臣之臆見而議天下之法哉陛下雖欲從之其如天下何昔者子產相鄭鄭人有游鄉

校以論執政者然明請毁鄉校子産止之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孔子聞之曰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韓愈為之頌曰誠率是道相天下君旁通交暢施及無垠蓋惜其不遇也又曰四海所以不治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蓋傷今不復有斯人也伏望陛下復雅道以行宣王之政責近臣以子産之用心無任一人之私言無廢天下之公論舉一事

必稽于衆施一政必順于民罷去誅求之法以安人心牽復放斥之臣以開言路使百工羣吏咸得以職事持議箴補主闕則可以無偏係過舉之患矣易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言所同者遠無所係吝則其道光亨可濟大事矣伏惟陛下留神聽納則天下之福也熙寧二年十一月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神宗論新法　　蘇軾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

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
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
赦之又且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
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
絶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
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
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
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强兵而伏戎虜矣

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强暴至於人

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髮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

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胷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强亦以名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强是以君子未論行

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名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得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恱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今經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内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

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禄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

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利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名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

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以名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恱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若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欲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

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鬭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

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

入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横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寛等二十九員並攝御史分行

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説楊瑒皇甫憬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卹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曽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

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

形萬一官吏茍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廪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矣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畧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材録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人妄有申陳或官私悮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

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踈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悞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冐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揺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産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冐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

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戸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旣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弃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

至情也若彫獘大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試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户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户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别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

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税取大歷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税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税既無之矣今兩税如舊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税之外生出科名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第等之民與鄉户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説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

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為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役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戸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

苟非户將絶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䘏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陜西糧草不許折兊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甞不折鹽

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剌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摇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戸必皆孤貧不濟之人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涉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

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足無操瓢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切計陛下欲考其實必先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昧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在陝西見刺義

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

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禄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收縱

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

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歴數之

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强也周公知其後有簒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

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强於憲武矣銷兵而龎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靈武北收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

臣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謹起居節飲食道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謹節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强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

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謹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

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尚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

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嗇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諸艱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黄忠為後軍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侯果以為言

以黄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况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踈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説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

必自悔其説用之晚歳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弃材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鼂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趍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

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為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弃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隘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

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管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以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

内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内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内重内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内重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争而死蓋數百人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

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鋭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

無姦而蓄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
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
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
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宗
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
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
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
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

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

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
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茍皆如此天下亦曰殆
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
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
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
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
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
間則人主何緣得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

臣非敢歷詆新政茍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刋定任子條式修葺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

之幸臣與有焉若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哉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名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

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

赦之 熙寧二年十二月上時為直史館權開封府推官

上神宗論青苗　李常

臣伏見陛下焦勞旰食憂卹黎元求所以富安休養之道而獻議之臣措置失當設法遣使布滿天下始稱補助耕斂終言利息分數致百姓疑懼騷然不寧不復信朝廷有愛民之心直謂巧為掊克而已陛下雖欲推不忍之至誠百姓何由而知之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今作法於貪復何善之有臣深察物情博訪民俗皆謂

雖一切取民之願尚不免慢其易於得財侈於妄費不計後日輸官之難臨時迫蹙況今官吏務為功效百端困民其尤甚者使善良避請納之費虛認貫百以輸二分之息臣考之三代下至近古未聞欲求平治輔養元元而為法如此之獘者今百姓之室空匱已甚苛朘巧削日入於困窮困窮之至為盜而已矣陛下御天下之日未久德澤之所以浸漬生民未深而輔佐之臣作為此法使毒流海內小大驚扇疾視其上不蚤沮止恐非

社稷之福此臣所以早夜憂懼惓惓不已冒鈇鉞之誅上干天聽願一切寢罷以安輿情至今未蒙指揮伏望聖慈悉降臣前後論青苗錢劄子付有司施行熙寧二年十一月上時為右正言

上神宗論青苗係第二狀　李常

臣謹按前漢書食貨志言王莽每有所興造必依古傳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讎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

有貸賒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斡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植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

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宂作縣官衣食之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它所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

於民用而不讎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萬物昂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其賈低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祭祀毋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絶欲貸以治産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吏用苛暴立威旁緣犯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及莽未誅而天下戸口減半矣伏覩班固述王莽

事其詳如此其所施置蓋皆畧本先王而其初為說非不美也及乎繆戾至使百姓無聊搖手觸禁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而起為盜賊卒以敗亡者何也志於利故也夫苟志於利雖純法三王其法則猶不可行況徒用其言以欺世耶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此明驗也今青苗法與王莽事無以異寔違愛民之初意一切以利為言而不顧此臣所以知不復可行而願罷也臣愚實懼陛下未盡省覽班固所載之始末謹繕寫其

略不憚上煩天聽伏望聖慈萬幾之暇特賜反覆觀覽而深鑒之其青苗法伏乞早降詔旨寢罷天下幸甚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此之謂也 熙寧二年十二月上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十